禮書通故

刑灋通故一　　禮書弟四十五

定海黃以周述

馬融云咎繇制五常之刑僞孔傳云屬于五極以折獄屬五常之中正孔穎達云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以周案常謂倫常五常猶云五倫帝主修五倫之教以爲民極故五倫亦謂之五極而五刑以濟五倫之窮故必屬于五極而後咸中有慶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曰不孝不友不睦不婣不任不恤又增以造言亂民皆不越倫常之事故刑曰五常之刑也王氏後案申孔疏言殊無當

伏生書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荀子云世俗之說以為治古無肉刑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辠邪豈獨無肉刑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辠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辠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據刑法志參校）以周案伏傳為今文家之祖荀子乃古文家之宗也鄭注書宗古文周官疏引鄭與書注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朴贖此之謂九刑鄭意象以典刑句為

下諸文之綱此正義也馬注據伏傳象刑之說云但有其象無其刑又注流宥五刑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其意畫象與五正刑並用鄭注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云弗施冠飾著墨幪若古之象刑是周亦兼用之皆參用今文家言漢刑法志引書天討有辠云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用古文家義又因荀子所引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參用緯書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之言一似墨劓剕宮大辟起于夏初斯為謬矣如唐虞之

先無五刑則所謂畫刑者何自而象所謂怙終賊刑者又何用而賊哉　又案御覽刑法部引愼子云有虞氏之誅以蒙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卽荀子所指世俗之說而爲伏傳之所本者也荀子墨黥下有脫文當作黥墨巾劓慅嬰慅嬰者草纓也所謂以草纓當劓也共艾畢者共同宮所謂以艾韠當宮也菲對屨當作剕菲屨漢刑法志引作菲屨所謂以菲屨當刖也殺赭衣而不純所謂布衣無領當大辟也楊倞注荀子未當

馬融云流宥五刑流放宥寬也三宥也一曰幼少二曰

老耄三曰惷愚又刑墨劓剕宮大辟鄭元云其疑者或流放之四辠是也以周案當從鄭王西莊云其刑次亐大辟如四凶辠最大援八議之法以流宥之但貸其死而已其墨劓剕宮大辟皆有流宥則當按道里之遠近以爲其辠輕重之差也馬注云云此乃三赦之法枉秋官司刺直赦之而不刑者不得爲流宥

馬融云又服三就謂大辠陳諸原野次辠亐市朝同族適甸師氏僞傳云大辠亐原野大夫亐朝士亐市以周案僞傳本國語賈注但國語又刑曰甲兵曰斧鉞曰刀鋸曰鑽笮曰鞭朴與尚書之墨劓剕宮大辟自異王西

莊云魯語五刑一甲兵則征伐諸侯刑之至重不在五刑內者也二斧鉞則大辟也三刀鋸則劓刵宮也四鑽笮則墨也五鞭朴則又至輕亦不在五刑內者也

馬融云五流有宅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罪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鄭[元]云宅讀曰咤懲艾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艾五咤者謂桎一梏二拲三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服鎮服蕃服也以周

案兩說各以意言無實據僞孔從馬正義所疏亦嫌牽强

尚書呂刑云墨罰千劓罰千剕罰五百宮罰三百大辟之罰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周官司刑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辠墨辠五百劓辠五百宮辠五百刖辠五百殺辠五百鄭元云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以周案鄭以書呂刑序訓夏贖刑故以為夏刑臏宮字互誤江艮庭云墨劓倍焉其初宮與大辟皆減焉以是毀之輕焉周禮矣此穆王祥刑之意也

白虎通義云墨者墨其額也說文云黥墨刑在面也劉或从刀重文鄭元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以周

案墨與黥渾言通析言異御覽引刑德放云涿鹿者笮人頭也黥者馬羈笮人面也鄭注涿鹿黥皆先以刀笮傷人墨布其中涿鹿為墨之轉音謂笮其頟而墨之頭當依白虎通作頟字之誤也黥則如馬羈笮其面尚書疏引鄭劓刵椓黥注云黥謂羈黥人面即本刑德放文而椓訓為椓破陰不以為涿鹿字讀為斀說文斀去陰之刑也

鄭元駁異義云臯陶改臏為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為刖以周案鄭意臏者脫其臏也剕者斷其趾也刖者斷其足也白虎通義云剕者脫其臏也是以剕為臏也漢書

孟康注云臏者刖左右趾是又以臏為刑也說文刑佗䠊刖佗跀䠊跀跀也跀斷足也是又以刑為刖也史記龐涓召孫臏以法刑斷其兩足是又以刖為臏也說文髕厀耑也脫其臏謂剔去其厀耑骨使不能行重亏刑而輕亏刖

白虎通義云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㝵出也割者丈夫淫割去其勢也書僞傳云宮者男子去勢婦人幽閉以周案割本宮刑也渾言通析言亦別御覽引刑德放云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婦人有宮閉之刑左氏襄十九年傳言婦人無刑者謂

自犯淫外其他從男子之刑鄭注云婦人從人者也故
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是也呂刑孔疏司刑賈疏謂
漢文帝除肉刑惟除墨劓刵三者宮刑猶在至隋開皇
初始除男子劅𣪠婦人猶閉于宮然攷漢鼂錯對策曰
除去陰刑張晏云宮刑也是漢文曾除之矣王氏後案
云賈孔之說本于崔浩漢律序張斐律注漢文亦除宮
刑或後仍復之

說文云𣪠去陰之刑也从攴蜀聲周書曰刖劓𣪠黥孔
穎達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劓刵劅剠以周案又刑撫
刵康誥有之𣪠黥正字劅剠誤體

周官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荀子云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辠固重犯亂之辠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以周案據司刑職五刑凡二千五百科據呂刑則五刑之屬三千伏生書傳據呂刑序訓夏贖刑以爲夏刑三千鄭注司刑從其說而云周則變焉亦引世輕世重之文以證鄭意周公制禮時殷頑初靖變夏刑之輕以就重至穆王承平已久則改周禮之重以用中典荀子之意以周公制禮天下已治而用重典穆王時周道衰微而用輕典其意雖異而以周官刑重呂刑刑輕則同也然以大司

寇之文證之終以鄭義爲長舊說周官輕刑少重刑多
呂刑輕刑多重刑少其以少改多者皆其以重改輕者
也竊謂三代之法夏刑輕而疏殷刑重而密故荀子有
刑名從商之語文王治岐改殷之重以就輕
周初用殷刑又參以文王所作罰刑具見康誥一曰師
茲殷罰有倫一曰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皆改重就
輕以成中典也周官亦中典特較呂刑爲重耳
馬融云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
來有來請賕也以此五過出入人辠與犯法者等以周
案來注疏作來當依馬本爲是官謂挾官威勢反謂報

舊恩怨內謂女謁貨謂勒索貨賄求與賕通謂以貨干請以官反內貨求五過而出入人辠是故出故入也故出入人辠與犯法者等此古律也唐大宗問劉德威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對曰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辠所以吏務深文為自安計劉德威所引律為漢以來相傳之律是已改于古矣至坐入而無辜則貨賕橫行而民無所措手足矣

異義云夏矦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鄭元駁云古之率多作鍰賸亦

辠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
銅與今贖死辠金三斤爲價相依埒萬世美云術以斤
法十六乘三寽兩之數四十八更以兩法二十四乘四
十八寽銖之數一千一百五十二爲實以百鍰爲法除
之實如法而一寽全銖十有一不盡五二以分母二十
五乘之寽分子十三也大半兩者三分兩之二也鍰六
兩大半兩卽說文所引周禮說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
之說以周案鍰史記依今文作率伏生書傳作饌云一
饌六兩漢蕭望之傳云甫刑之罰小過赦薄辠贖有金
選之品字又作選徐廣注史記率音刷應劭注蕭望之

傳選音厰鄭司農注攷工記冶氏鍰讀如厰是率選鍰
鍰之音相近也釋文引賈逵說又以鍰爲鋝云俗儒以
鋝重六兩近是說文云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也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又云鍰鋝也
周書曰罰百鍰是鋝鍰之數本一也但賈以今文家鋝
重六兩爲近是其意以六兩大半兩爲正說文雖兩說
竝存而意主古文家異義葢同襍箸別有說
書僞傳云予則孥戮汝辱及汝子言恥纍也古之用刑
父子兄弟辠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不犯以周
案先鄭注司厲引書伲奴戮并引論語箕子爲之奴春

秋傳斐豹隸也著在丹書以明奴爲辠隸其身不及其子許叔重云奴婢皆古之辠人此奴之本義妻孥字古用帑說文無孥字僞孔破讀爲孥以爲權脅之非也收孥之刑始于秦

鄭[元]云汝則有無餘刑謂奴其妻子不遺種類王肅云同產皆坐僞傳云刑者非一以周案當讀汝則有無餘句刑非殺句嘗聞諸先君子云餘除通治也非刑之省謂有不治者其刑刑若殺也

馬融云刑辟疑赦其罰倍蓰倍者倍二百爲四百蓰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

江聲云倍百鍰爲二百之外又盈出二百之三分二凡三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以周案江說爲近

或說大辟死刑呂刑有疑赦罰千鍰之文此由穆王枉法斂財之計也以周案此毀經之言不足據也嘗聞諸先君子曰後世之法如老幼廢疾例許收贖與禮所謂悼與耄不加刑者相合又殺人者必死而律法戲殺償命過失殺許贖以贖銀歸喪家此正大辟疑赦之例而法之至公至平無可議者誰謂大辟二百中無可赦之辜哉

書某傳云乃其速由文王作罰云云言當速用文王所

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辠赦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之乎林之奇說執政之人不于民之辠辠引慝自咎乃曰吾當速用文王所作之罰刑以繩之罔有所赦民不知自新之路終不循乎大常矣以周案某傳以不率大戛四字上下兩屬又于訓人之下添說親犯殊非經恉林說于文似順而輕視文王作罰亦失成王周公誥誡之意近人又據左傳引此經有辠不相及之義謂無赦下有脫文說既武斷或謂惟弔茲弔善也不于我政人辠辠即不相及之義于經文又不貫竊謂元惡

大憝四字爲上下章指矧惟不孝不友矧亦也見王氏釋詞謂元惡爲人所大憝卽其子弟亦絕之不孝友其人也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甚言元惡之見憝亏所親也弔至也其惡至此不亏我政人得辠受罰則天所與民彝大泯亂矣言宜急治之也治之若何亦惟曰乃其速用文王所作法刑惟茲元惡不得赦其父子兄弟不相牽以大刑所謂辠不相及是也罰猶法也作法刑與作教刑作贓刑作祥刑句法相同文王所作法刑卽治岐之辠人不孥是也但所謂辠人不孥者亦謂父子兄弟辠不相及非并元惡亦赦之也茲無赦不牽

大戛兹指元惡卽申明文王作法刑之義釋詁刑戛常也戛謂常刑率大戛者謂連坐之率讀如牽率老夫之率大戛猶後世所謂大獄也此速由文王法刑不率大戛與下節速由兹義率殺反對此節戒其民自矧惟外庶子訓人至汝乃速由兹義率殺戒諸臣也訓人謂師長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別徧也譽善也謂徧布政教進民亏大善時乃引惡惟朕憝卽元惡大憝之意引惡人以瘝君長惡人宜殺引惡人之長吏亦當連坐故曰汝乃其速由兹義率殺不率大戛爲文王法兹義率殺用殷彝之義刑義殺殷有連坐之法墨子尙同篇引泰誓

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舉鈎謂事發連坐其明證也自亦惟君惟長至非德用乂又戒諸侯非德用乂謂非德教可用以治明當征討之也舊分章節均無倫次

春秋傳曰季引康誥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苑何忌引康誥父子兄弟辠不相及周官族師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鄭志趙商問族師之職門內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尙寬不知書理孰錯荅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共相敕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

下孔穎達云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辠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疏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辠今之律令大功以上得相容隱鄰保辠有相及是也以周案辠不相及今康誥辠其文所謂文王作法刑者其辠不相及之義也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辠人不孥此其法刑也言有此不慈不祗不友共之元惡其父子兄弟亦必大憝惟茲辠赦其父子兄弟不牽率而相及若族聯中有此元惡不爲之大憝且爲之保受是同惡也則刑罰宜其相及矣康誥之不相及爲其父子兄弟之大憝故也族師之相及爲其族聯之保受故也且至親有相

隱之道有辠而匿理以情屈郤芮與呂甥謀弑文公依
桼漢法當族而其子缺未聞從坐後爲卿羊舌虎旣誅
叔向爲之奴而祁奚卒赦而免焉漢宣帝詔云自今子
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
匿妻大父母匿孫殊亦皆上請是漢法子匿父母等雖
殊亦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亦以下皆不上請葢皆許
其相隱也論語父爲子隱皇疏云今王法許期親以上
辠相爲隱不問其辠期親以上者父子兄弟也然則司
厲有奴男女者先鄭以爲坐爲盜賊而爲奴者引書奴
戮汝及論語箕子春秋傳斐豹爲證以明奴者辠隸其

身是也康成謂從坐沒入縣官似失經義不然父子同坐亦必身與其事而同惡者也惠半農據管子文以刑罰相及為連坐其官長亏經義亦未順

書梓材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僞傳云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以周案僞傳甚曲讀殺人歷人為句尤謬姦宄殺人句朝士所謂盜賊軍者也釋詁云歷傅也又云相也歷人者見姦宄之殺人而力助其人以殺姦宄者也宥之者所謂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辠也姦宄入其家格殺

之無辠其鄉邑助之者亦宥之肆民亦見厥君事有敗之者戕之必宥也上節亦厥君先敬勞順言之此節又逆言之

杜子春云小宰掌建邦之宮刑宮皆當爲官鄭元云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以周案凡曰建邦皆謂立國建不屬刑爲義小宰副貳冢宰不必專掌宮事故杜氏破宮爲官下文言憲禁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是其義證鄭讀如字云在王宮中者之刑亦謂庖膳酒漿諸人非指又刑之宮辟也宮辟亏隱者豈在王宮之中

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鄭衆云地比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鄭元云地訟爭疆界者圖謂邦國本圖以周案以地比正民訟卽小宰之比居司約之民約以圖正地訟卽小宰之版圖司約之地約鄭彼注云民約謂征稅遷移仇讎既和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是也此注民訟地訟不分未是民約謂征稅遷移者據小宰八柄聽政役以比居而言地比卽比居之伍籍也先鄭注比居伍籍也又謂仇讎既和者據調人和難有避弗避而言避弗避亦以地比正之而已其藏之于國者亦謂之國比鄉師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

馬牛之物則人民六畜之訟亦以地比正之也亦謂之地傳朝士職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先鄭注亦以田畔比屬為解彼文不以民地對言渾釋可通

周官調人凡有鬥怒者成之不可成者書之先動者誅之鄭元云鬥怒辨訟也成平也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元謂上言立證佐成似非以周案公羊僖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傳此楚子而貶稱人以執宋公故終僖之篇貶何注古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皋楚爲執宋公僖公與其議釋之今復犯圍宋故貶此即先

動者誅之之義也上文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亦謂以民和解之先鄭以為立證佐成哉兮此辨之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兮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鄭元云不入束矢不入金則是自服其不直者也以周案管子云小辠入以金鈞薄辠入以半鈞訟獄者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淮南子云有輕辠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注云金分隨辠輕重有分兩是則獄入鈞金者贖其薄辠訟入束矢者罰其終訟也吏旣和解之猶終訟罰之為險健者戒然後聽之又防其終有冤抑也舊說未安　又案

束矢鄭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箇與葢本春秋傳彤弓一彤矢百之文魯頌毛傳云五十矢爲束葢本荀子論兵一弩負矢五十个之說淮南高注云箭十二爲束葢本漢書弓一張矢四發服注發十二矢之語惠氏禮說束四矢又本禮經鄉大射每束四矢爲義

鄭衆云朝士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以地傅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爲證也鄭元云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亦亾歸後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來乃受其辭爲治之惠士奇云朝士之地傅卽司

約之地約傳謂傳別約謂約劑皆判書也藏于天府若
有訟者則開府視書以聽其訟責者訟也論語內自訟
包注云訟猶責也屬責者地訟也如魏淸河平原爭界
冀州牧孫禮請以明帝初封平原圖決之是也以周案
地傳卽小司徒之地比亦卽司約之地約皆取比屬之
意惠申先鄭義尋之傳訓傳別未是
鄭眾云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辠謂盜賊
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辠若今時無
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
殺之無辠惠士奇云軍謂持兵者持兵入門乃尋殺之

若不持兵不辱殺苟持兵豈必羣譁而後殺之無辠哉故不徒曰盜賊而又曰軍所以正盜賊之名也以周案惠氏此說明確

周官條狼氏誓僕右曰殺誓御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鄭元云車轘謂車裂師樂師也關謂闗于君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以周案條狼氏掌趨辟者也其所誓者誓其從行之人各盡厥職也下文誓大史特言邦以別之則此爲誓從行者明矣僕右執兵故誓之曰殺御主犯軷故誓之曰車轘大夫其副車之從行者有司有請復于王先關從車

逢之不㝵壽當王車敢不關者大夫以官刑糾之鞭佗官刑故誓之曰鞭師衆士謂執鞭之趨辟者故亦誓以鞭舊說其右殺其御轘其大夫師鞭非也車轘辠八鞭笞大夫皆始亏春秋戰國之世非古也惠氏禮說因此刺刑不上大夫之失言要非

鄭[元]云八柄八曰誅以馭其過誅責讓也俞樾云此文自一曰爵二曰祿之外三曰予與六曰奪對四曰置與七曰廢對五曰生與八曰誅對內史言此八柄之事其文皆同惟變誅言殺然則誅謂誅殺之明矣鄭君因誅以馭其過疑過失但當誅讓不當誅殺不知此過字當

讀爲禍漢公孫宏傳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其證也誅以馭禍與生以馭福相對成義以周案兪說是巳鄭意八柄以所馭者對文富與貿對行與幸對貧與福對過與辠對辠重而過輕故誅訓責讓說詳遜擧門

異義云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說鄭元駁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以周案易其刑渥李氏集解引九家鄭虞竝

作刑剭晁氏古周易引京房亦同但京說刑在頄爲剭九家與虞訓剭爲大刑詩疏引鄭注云屋中刑之其說各異而以大夫以上有刑則同也鄭注司烜氏邦若屋誅云屋讀如其刑剭之剭以屋誅不令人見遂謂刑不上大夫亏義終曲白虎通義用戴記文以爲尊大夫又引或曰撻笞之刑也此說本賈子新書階級篇云廉恥禮節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係縛榜笞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此刑不上大夫之正義也若蘇氏厲法禁乃法家言何足道哉

記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周官調

大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以周案殺人者必傷人者刑此正法也人有父母兄弟之讎不能不報讎不能報官又不之治而且調和之者其辱焉而未傷傷焉而未死者與否則其父母兄弟亦有應得之辠所謂殺人而義者也不然令讎人遠辟非所以申國法而慰孝友之心矣

與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于己則無義施之于彼則無辠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

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

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
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疏云鄭從之
異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
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鄭元駁偁子思
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子
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于子思之
言以周案子思善無為戎首亦不與其報復
異義衞輒拒父公羊以為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
許拒其父左氏以為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元
駁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愛以周案瞶悖公義輒

傷私恩欲仁義之兩全宜如伯夷叔齊之兩讓雖失國不怨也況蹟輒能兩讓未必失國乎先君子論語後案言之詳矣

異義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元駁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官者未昪殺之殺之士官也

鄭元駁異義云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云鄫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

記祭統云草艾則墨而月令孟夏之月斷薄刑決小罪鄭[元]云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俞樾云斷薄刑決小罪即為出輕繫張本薄刑小罪即是輕繫者斷之決之正所以出之也于孟夏行之未為失宜以周案斷決出互文鄭君以月令為秦制故篇中屢刺之未是

春秋公羊傳云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以周案王制公家不畜刑人為殷制祭統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鄭注古者謂夏殷若周禮墨者使守關宮者

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是亦畜刑人矣特不近之耳論語曰近之則不遜

白虎通義云夏曰夏台殷曰牖里周曰囹圄鄭志云崇精問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鈞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以周案意林引風俗通語與白虎論同初學記引博物志云夏曰念臺殷曰動止周曰稽留其說更異

何休云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劉逢祿云古者改元必大赦以為亾主所縱未必非逋逃之藪其所治未必非枉橈之獄也武王克殷反及嬴內以燕射之上宮布憲

施舍于百姓漢之伯九有也入關而除秦苛法皆此意也後世不察或以子孫縱祖宗之囚或以災祥出衆定之讞所謂知日之圖而不知其不可爲規也以周案國多赦令下多倖民劉說有見于此

鄭元云宰夫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江永云失財謂典守財而失之用物謂私用官物辟名通上二事謂巧爲規避或誘學于它人誅之治其辠且責其償也以周案下云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財用物明分三項當從鄭辟名之辟

讀爲避可偏一義

受業江陰馮銘全校

孫　　　　炎丙

車制通故一　　　　禮書弟四十六

定海黃以周述

鄭衆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謂輪輮也世閒或謂之罔書或作輮阮元云輪輞謂之牙輞非一木或合五或合六其合抱之處必有牡齒以相交固說文牙牡齒象上下交錯之形車牙字加木作枒蓋枒爲車輞會合處之名本義也因而車輞通謂之枒餘義也以周案牙者輪輮交合之名輞者合衆輮爲大圓之名輞形似枉網之網故謂之罔釋名云輞罔也罔羅周輪之外是也輞亦謂之渠車人注云渠謂罔尚書大傳注云渠車輞

是也先鄭訓牙爲輪輮云世閒或謂之罔書或作輮明
牙可謂之輮不可謂之罔故引故書以正俗偁所以證
其輪輮之義也于車人注云渠謂車輮所謂牙其解渠
字雖非而牙取輮義與此正同說文枒本訓牙木一曰
車輞會也爲別義而以枒爲輞之會不直以爲車輞不
誤若阮氏直謂車輞謂之牙于牙義全失矣牙廣厚之
數具見鄭注中其長數未聞賈疏以爲古者車輞屈一
木爲之固未可信阮氏合五合六亦難爲據記云凡揉
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牙之難揉
如此其木之長可知如用五六短木可微削厚面圓之

不必揉揉亦何患有廉挫腫之病鄭子尹說當是屈兩木爲兩半規其兩端各爲筍使相交固存以參攷

鄭[元]云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者六尺六寸之輪牙圍一尺一寸三分其牙圍而漆其二者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内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鄭珍云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至行平地必有常度在不杼不侔之間此猶輈人極論大車之轅直無橈正以見輈之不直不橈也注所云牙厚就牙之踐地一邊言非兼投輻一邊謂牙上下同厚也凡牙之

厚其度皆如輻之廣小車輻廣三寸五分則牙厚亦三寸五分惟踐地一邊須不杼不侔自不能與投輻一邊同厚其制蓋弓牙內外兩邊距地一寸之處各微殺而下至牙厚九分一釐三豪三不盡則牙之踐地不削者只餘一寸六分六釐六不盡合兩邊距地一寸圍之异三寸六分六釐六不盡居牙圍三分之一不漆則此二寸者俱踐地矣此注所以算不漆踐地者必幷內外面各一寸計之也异此不漆之度乃以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分居投輻一邊及內外兩邊投輻一邊如輻之廣占三寸五分內外兩邊各占一寸九分一釐六豪六不

盡丂是一尺一寸之牙圍其爲四面廣狹皆㝵的數而
轂輻諸度之桯定矣令者以記無明文由參互而㝵不
敢質言爾下注令輻廣三寸半語意亦然以周案鄭注
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爲踐地一邊內外之厚數非以
上下言讀者皆誤會之故紛紛駮注子尹申注義極憭
足以破羣疑矣顧牙數如輻廣舊說皆然鄭以小車轂
廣三寸半反大丂大車藪實末聚今以捎藪定鑿淺以
鑿淺定輻廣大車之輻廣三寸小車之輻廣二寸五分
牙厚如輻廣二寸五分下踐地一寸處殺之厚一寸三
分寸之二其上下面之高三寸四分一釐六豪五不盡

合之爲牙圍一尺一寸其厺踐地內外面各一寸殺之
幷下面厚一寸三分寸之二爲不漆者三分之一其厺
踐地一寸之上高二寸四分一釐六豪又不殺幷上面
厚二寸又分爲漆者三分之二
程瑤田云記凡言圍而不見橢圜長方縱橫之數者圜
者皆圍三而徑一方者皆圍四而徑一牙圍一尺一寸
不見縱橫之數其材葢正方四面各二寸七分半三分
其圍不漆其踐地一分除踐地一面則內外面不漆者
各四分又釐强鄭珍云程氏定輻廣三寸厚一寸明是
長方也記止言股圍骹圍何嘗見縱橫之數然則何以

定牙圍必是正方而非長方乎
阮元云牙圍乃輞牙周匝之大圍圍尺一寸卽牙大圍面寬之平度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是漆其近輻之二分寬七寸三分三釐三毫不漆其近地之一分寬三寸六分六釐六毫也自鄭誤注牙圍及漆牙之度卽爲言車制者首加一蔽凡圍皆指圓者如注是長方不尋曰圍不合一牙須堅故寬一尺一寸若寬祇三寸許太枇不合二綆三分寸之二是牙厚二寸互文今令牙厚一寸許太薄不合三椁其漆內尋六尺四寸中詘之三尺二寸爲轂長轂太長應鬥不能容不合四車人言大車

轂徑一尺五寸合兩輻長四尺五寸兩牙圍三尺其九尺為輪崇與輪人相證其制益明若以一尺一寸為牙四面之數則車人所謂六分其輪崇一為牙圍又將何說不合五鄭珍云記諸言圍者輻是長方而言殷圍轂圍蓋弓是正方而言殷圍蚤圍何以見圜者乃謂之圍方者不㝵為圍乎其云大窅大薄及以綆數見牙厚以大車證牙寬鄭時固不知經當佗如此解並其不合也依鄭涂輪捻徹廣八尺外小穿各長二尺六寸軸遂長一丈三尺二寸應門不能容其說誠然然應門必須兩車並行未見出何典記且以鄭計徹廣算之三分軹二

在輻外㝵一尺九寸案此以轂長三尺二寸除輻三寸五分又三分之而二在外㝵一尺九寸兩轂三尺八寸內除兩綆數一寸三分零在徹廣數內餘三尺六寸六分零加徹廣八尺軸通長一丈一尺六寸六分零其出小穿容錯者兩耑不過多二三寸卽令兩車竝行亏二丈四尺之冂亦未見不能容以周案牙者輞中之一木也圍者匝其一木之四面也輪之大圜謂之渠本無牙名故車人牙圍與渠分別言之二寸五分為牙之上面承輻者一寸六分六釐六豪為牙之下面踐地者此皆據牙內外兩面之厚言阮氏亏此未審而以輪之大圜當牙圍又以大圜二丈餘乃以此尺

一寸當牙面其說旣還就矣自謂有合弓車人大車之制又不顧其有違柏車之文而謂言車制者首加一藪恐不足以此議鄭也

鄭衆云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椁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鄭元云漆內六尺四寸是為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戴震云周三尺二寸者徑尺有五分寸之二弱鄭注用六觚之率周三圍一約計非圜率也程瑤田云椁內中詘爲三尺二寸五分四爐強阮元云椁者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也六尺六寸之輪除牙上下兩面不漆之三寸三分六釐六豪椁

之尋又尺八寸六分六釐六豪又中詘之是轂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此兵車之轂至長者也鄭珍云古之為椁者尋豬陳材每四枋縱横冓如井字層絫積之故士喪謂之井椁凡度物之圓圍上取正中徑數若即圓上量之必有偏左偏右之差但弓圓外作一方容圓疊其方線如一即尋中徑準數矣今取漆内中徑其方線正是井椁之形故曰椁其漆内此與下捎其藪竝其輻廣竝以彼象顯此象而此象之形制益明以周案當從鄭注椁其漆内謂不及不漆之大圓也戴說徑數是鄭子尹說椁字亦精

鄭衆云以其圍之防捎其藪捎讀為桑螵蛸之蛸藪讀為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鄭元云捎除也防三分之一也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藪者猶言趨也蜂藪者衆輻之所趨也江永戴震說捎空轂中如壺然所以受軸以密率計之徑三寸五分寸之二弱林希逸以藪為三十輻所建非也轂上三十孔受輻菑者經謂之鑿不謂之藪且受菑之孔廣必當半寸以上方可容菑而堅牢如以一尺有奇之地鑿三十孔一孔僅三分有奇以今尺折之僅二分有奇此孔詎能容菑乎以周案藪說文作棷云車轂中空也讀若藪藪棷

音義並近檠从梟聲字亦作梟急就篇碑文作㮚乃梟之譌今本又加車作轈其字當以說文爲正說文云中空者謂其空之在中也先鄭以爲轂空之壺中後鄭申之云壺中當輻菑者皆以轂孔內之中空而言所以別賢軹者也賢卽大穿在輻內軹卽小穿在輻外其適當菑輻之處謂之藪古義如此防者分理之名說文防地理也與朸爲木理泐爲水石之理同意凡物有分理則其體兩分故引申之爲兩分爲兩分之畸爲兩分之一兩骨旁分謂之肋兩手分物謂之扐此取兩分之義也易歸掛一之奇兮兩分所揲之餘謂之扐此取兩分之

畸之義也王制以三十秊之通制國用而以其餘者先
備器祭兩分亦謂之仂曰祭用數之仂曰器用三秊之
仂曰器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國亏經賦之餘必備
器祭二分祭用每歲中二分之一其一不用者以備器
也器用三秊中二分之一其一已爲祭用也此取兩分
之一之義也此云以其圍之阞阞亦謂二分之一藪圍
在轂中不可卽其處以量故曰量其藪以黍以黍爲量
故變文謂之阞鄭注王制仂爲什一固失其義而以此
圍阞爲三分之一其空反小亏五分太三之軹亦不可
通說者疑鄭注三分一之非遂幷中空之義不用羣宗

林希逸說以為輻鑿斯要不然藪為轂之中空非轂之旁空義不另訓輻鑿記文亏建輻之空皆曰鑿不曰藪則藪非輻鑿明矣且輻鑿何必用黍量耶江戴申鄭注駁林說極是以壺中為轂空統賢軹而言亦非壺中者當輻菑者也鄭君此注不可易程阮諸儒旣誤仍說文中空為內空又嫌如鄭所解與下文賢軹之圍相複皆江戴之說誤之也

程瑤田云王制阞注以為十分之一也阞為十分其圍之一其藪三寸二分又釐四豪不盡亏此藪中捎藪以為輻鑿之深用其成數深三寸以輻廣三寸也以周桼

程氏從林希逸說又以阞為十分之一則輻鑿㝷三寸二分强反淺亏大車矣程氏自知其說之不可通故又云用成數是遁辭也

王宗涑云圍之阞謂三尺之餘二寸也鑿淺之度與輻菑相應廣亦二寸寬則鑿口㝷三分寸之二與輻厚相應鑿底減半㝷三分寸之一與菑末厚相應以周秦王說亦從林希逸較程氏為可通但輻廣二寸旣無確據厚三分寸之二亦屬肊說詳後

阮元云轂中空處所以貫軸者名曰藪藪說文作㯈曰車轂中空也急就篇作轑藪㯈轑聲之轉也先後鄭氏

亦竝以藪爲轂中空但司農讀爲蜂藪之藪康成訓爲
衆輻所趨皆指轂外建輻之鑿爲言非矣易繫辭之扐
王制之仂竝當訓餘未當有參分之一之訓阞當依說
文作朸木理也物皆有理此言順轂木中直理除去轂
中心木而爲藪非言其圍以周案鄭注藪亦爲轂之中
空非謂輻鑿故云當輻菑謂之當者明非輻鑿也藪與
賢穿皆轂內空故鄭較下文賢穿之數又云如是乃與
藪相稱阮氏誤會鄭注固不可從其以藪爲內空自嫌
下文明言賢軹之圍卽是藪圍義不㝵先亏此別出故
云藪非言其圍以自圓其說此又誤會說文之空中爲

內空故語費枝節也破防為枋謂順理施鑿亏記文亦未甚順

鄭元云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賢大穿也軹小穿也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去二則㝵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令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戴相偁也鄭珍云說文䁂大目也从目臤聲與此賢音義皆同或本是䁂字寫者增目成貝或賢有勝義遂名賢亦㝵

也轂孔頭必嵌金釭使與軸之鐧相摩切𢧵孔之時預
儲嵌金厚一寸之地圍金自寬多二寸淺則止足容金
自內卽圍徑與軸等大故有內徑外徑及嵌金之後外
亦與軸等大而其孔是金非仍木也故曰凡大小穿皆
謂金也轂孔之長非鑿所能穿古亦當用鏇洪王宗涑
說大穿倍小穿此長轂所獨也又分軹閒以一爲軸圍
指軸末而言其在輻內自大也以周案依記本文大穿
倍小穿鄭意軸圍一尺三寸又分寸之二大穿太大故
以藪軹之數桼之改厺一爲厺二竊謂鄭訂大穿之數
是其穿金之說非也大穿在輻內徑六寸十分寸之一

强藪當輪輻徑五寸五分寸之一弱小穿在輪外徑四寸四十分寸之三弱皆據轂空內徑爲言相去各一寸其數相稱鄭注誤解藪防爲三分之一與小穿之數不合故云大小穿皆金以彌縫之子尹墨守鄭注倬甫又好作異說胥失之

程瑤田云注亏爲賢爲軹不復計其數之出亏轂長而非出亏轂圍并不計賢軹本未見圍字而强以賢軹之圍解之其數終不能脗合今據記文出數亏其轂長知爲飾轂之法五分其轂長截去一分以賢之截去三分以軹之中閒一分不飾以置輻此用去字又一法軹當

為軝詩曰約軝錯衡鄭珍云轂長與圍等數隨舉皆可
何必須言圍賢軹即是穿之名指言圍穿即是圍徑非
賢軹別是一物須亏其上指圍徑也無從言圍自不可
言圍文正與輿人三分車廣厺一以為隧一例如程氏
將謂隧下必當見洡字而上不當言三分車之廣乎以
周案子尹申鄭注甚當程說有四失破軹為軝一失厺
字化異解二失程旣以藪為輻鑿又以賢軹為轂飾是
記論治轂而獨不及受軸之空舍其大而詳其細亏義
為疏三失程旣以為輻廣三寸而此云菑厶分之一置
輻是輻廣又六寸四分矣四失鄭子尹王倬甫駁之

程瑤田云鄭注以金補空其説太鑿軸圜納轂必設鐗令䃺之不敝目驗今制為楕長鐵叉六枚嵌于軸圜貫轂處與軸末齊平釭金今制余未目驗然鐗金不㝵加高于軸則釭金亦豈㝵加厚于大小穿邪阮元云鄭氏既以防圜為藪圜因又有賢軹之圜毋乃歧鐕因遷就為金厚一寸之説豈知賢軹之金不滿穿中剡藪兩末以容金厚而金釭之圜與大小穿之圜同徑其中相平平鄭珍云正以金厚一寸故令穿之外徑增寬一寸為嵌金之地及其嵌訖金圜自與穿內圜齊平王宗涑云軸末圜八寸八分徑二寸八分零一豪零釭空寬于軸

末四分徑三寸二分零一豪零置小穿徑四寸零七釐
四豪零以釭徑除之餘八分七釐三豪零半之為小穿
金厚則小穿釭金厚得四分三釐四豪零軸當大穿處
其圍徑無明文以大穿倍小穿例之大穿在內而任重
其金厚亦當倍于小穿推得大穿金厚八分六釐八豪
零以周桼鐦金固軸必微高于軸而後軸不與轂礲釭
金固轂亦必微厚于空而後轂不與軸礲其礲久金平
而軸轂相切尚有出其鐵而厚之者程阮議鄭子尹守
鄭胥失之
鄭元云容轂必直鄭司農讀容上屬曰軹空元謂容者

治轂爲之形容也段玉裁云容如製甲必先爲容之容先爲容轂之笵盛轂弓中以治之王宗涑云轂當作軸聲相涉也此句承上文說指轂之內言也下六句皆指轂外先鄭讀容上屬不辭後鄭以容爲直轂之器如鑄金之有範也不知旣鑿建輻容軸之空而始謀直轂亦昧攻木之次以周案鄭注形容謂量度其物也量度而治之謂之容洪範恖曰容是也凡空木必先攻內而後治外令匠家猶然爲先外治邊薄易裂也段氏謂先爲容轂之笵非鄭義王氏譏鄭非次輒破其字尤誤

鄭[元]云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篆轂

約也幬負榦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段玉裁云陳篆者刻畫其文而以革纏若絲嵌約之而後施膠施筋而後幬之以渾革而丸漆之而摩之革青白而後朱畫之鄭珍云轂約謂之篆錘帶亦謂之篆皆指其圍繞一周者據巾車先鄭注篆讀爲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參之先鄭與瑞注瑑有圻堮瑑起知篆以瑑起爲名其制云轂榦刻之令起圻堮一周刻此處微窅卽彼處起圻堮圻堮卽篆當不止一處刻訖其狀蓋如竹形然後渾體厚播以膠密被以筋又播膠一層乃以革鞔之令革與窅處圻堮處皆緊相貼切則瑑起者亦隨革瑑起窅突

分明矣以其周繞束轂故曰約非賴此約束其轂始固以周案記施膠必厚以下四句申明陳篆之法篆爲轂約其法先施膠而加以筋其圻堮自豫起而後幬之以革丸之摩之漆之非別嵌以革纏若絲亦非削他處微容以成此圻堮也段鄭兩說胥失之矣篆亦謂之幾少儀云車不雕幾鄭彼注云雕畫也幾附纏爲圻堮也圻堮卽經記所謂篆附纏卽注所謂約亦卽記所謂筋是也篆以筋周繞所以束轂也束不一處故曰必數鄭氏謂周繞如竹節畢之云非賴此約束又失其義矣　又案段氏以篆爲匠家造嵌絲之法本是但不取本文膠

筋而肌以革纏與絲為說是其失也鄭氏以為卽玉人瑑玉之㳂但木篆祇取附纏為圻堮無刻容義鄭注可據必以瑑玉之㳂解之亦泥

鄭元云旣摩革色靑白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革色靑白善之徵也賈公彥云此謂以革鞔轂訖㝵漆之先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平之王宗涑云賈意謂丸柱摩㝵摩柱漆㝵是也今革旣摩色但靑白未漆甚明以尚桼筋無膠不切革非漆則靈丸之者所以出其圻堮也摩之者將以加諸漆也丸柱膠未乾之時摩柱膠旣乾之後王說摩柱漆㝵之但賈意實不如此疏云

待乾乃以石摩乾謂漆乾
毛詩傳云約軝鍇衡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鄭箋云約軝轂飾也戴震云以革幬轂謂之軝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亏榦也段玉裁陳奐說攷工記轂長三為軹尋尺九寸二分軹卽毛詩之軝字取此尺九寸二分以革約之而朱其革所謂約軝也鄭珍云約轂與幬革是兩事諸家說皆不憭軝卽幬革朱而約之乃是解約字葢孤以上之轂旣又采畫其篆約則篆約之外皆朱漆也故曰朱而約之王宗涑云約軝卽說文約軧謂軝軧周匝轂榦如纏束然以周絭篆爲轂約約轂與幬革記

分二事約者周纏其一處之篆幬者通冒其全體之革如戴氏說約幬混合不淸然詩以約軝與錯衡對文軝必別有一物如王倬甫說軝卽所約之𨊻則約軝為約其所約尤為不辭說文之𨊻乃篆之異文篆𨊻音義相近與詩之軝字本別約自謂篆軝自謂幬革故字亦从革化軝為篆之法先施膠筋為圻堮形後叉幬以革其圻堮之形已隱約不可見以朱裹之乃宛然如約軝矣然則非朱無以見約也故毛傳曰朱而約之一以見約實在軝內一以明詩之所以偁約軝此毛傳立訓之妙也鄭子尹知約幬之不可混而云朱其約之外不尋其

說而爲之辭段說沿程覂謬

段玉裁云容車以下渾轂所同幬而朱之軧所獨鄭珍云篆惟孤以上始得爲之幬爲上下通制以周案鄭注巾車以大夫夏縵爲無瑑安得謂陳篆亦渾轂所同士棧車爲不革輓亦安得謂幬上下通制胥失之矣

周官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故書夏篆爲夏緣鄭衆云夏赤也緣綠色或曰篆讀爲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鄭元云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墨車不畫棧車不革輓而漆之惠士奇云夏小正元校者黑若綠色則綠色黑也司農

謂以赤黑色飾轂甤雀頭色與毛傳軝朱而約之故司
農以夏爲赤色康成謂以五采畫轂約者夏染五色故
云然詩箋不破傳義𢓊兩通以周棻孤以上當瑑起處
朱之曰夏篆其不當篆處用夏縵䙝衆色卿無瑑故直
謂之夏縵大夫幷無夏縵用黑色故曰墨車孤卿大夫
之車皆以色言士車不曰桼明有漆也卿大夫不瑑起
而仍有革鞔士棧車獨以木名明無革也鄭子尹謹守
鄭注亐此獨異之云士止幬革幷不漆何居
鄭元云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
半輻外一尺九寸戴震云輻廣不𢓊過三寸輻厚一寸

奇程瑤田云車人輻博三寸厚三之一輪無大小輻廣不𦤶過三寸亦不𦤶不及三寸輪人所造之車轂圍較小亏車人之車其輻廣豈反加大乎阮元云牙厚三寸輻當滿牙其廣二寸大車輻厚三之一小車厚當三之二為六分六釐六豪鄭珍云程阮皆逞私肊而未淡求記文也大車小車以有任輕任重之別故其諸制廣狹高卑長短曲直各自為度無一相同不應亏輻獨同王宗涑云程糾鄭違是也謂小車輻廣亦三寸則非車人輻廣三寸緩𦤶三分輻廣之一輪人云緩三分寸之二阮以為亦𦤶輻廣三分之一則小車輻廣二寸明矣以

周案輻廣出轂亏鑿淺故記云量其鑿淺以爲輻廣而鑿淺無見文以出轂亏捎藪餘徑之數可知也小車轂圍三尺二寸捎藪以其圍之防徑五寸五分寸之一弱其餘各㝵二寸五分强以爲鑿淺卽小車輻廣之數也大車轂圍四尺五寸捎藪以其圍之防徑七寸强其餘各㝵三寸强以爲鑿淺卽大車輻廣之數故車人云輻廣三寸鄭說輻廣三寸半戴說輻厚一寸奇皆過亏大車難信程說小車輻廣亦三寸亦誤阮王二說小車輻廣二寸其說較近

鄭衆云竑其輻廣以爲之弱竑讀如紘綖之紘謂度之

鄭元云弱菑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為弱是其類也戴震云菑厚益大半寸三分之二為大漸殺之至末不㝵過三分寸之一程瑤田云菑之厚其末必殺而廣則本末相等也鄭珍云竑字說文所無許君據故書止是紘字紘者用一條組先以一頭屬左旁冕笄上以一頭繞頤下屈而上屬之右笄承餘為飾冠冕訖左右組自笄斜下交于頤成尖角形輻菑當入轂處其廣之兩面斜殺以至于端與弓之股端一枚同則是成尖角形之笱與紘正似故曰紘其輻以為之弱其投轂也自入鑿至鑿心並負轂迤邐相承一豪不能上僭而轂之壓輻以弱兩

邊計之直是壓七八寸則輻之承轂愈固而有力若江永戴震說菑是方筍亏轂身亳無承託之力承託全賴一邊二分弱未剡者以兩輻相距之地厚三分有奇則向內止長三寸餘之一薄木片而欲不破析也難矣以周案菑末必殺諸說皆然但戴程用江愼修說以爲殺其厚而方頭子尹又殺其廣成銳㕣形以子尹說爲長程瑤田云股圍八寸骹圍五寸三分三不盡阮元云以股博股厚二數推尋橢圜圍股圍五寸一分四釐一豪骹圍三寸四分二釐六豪鄭珍云八寸四分爲股圍五寸六分爲骹圍以周案股骹之說各異由輻廣之數未

定也今定小車輻廣二寸半厚八分三䪨三豪股圍六寸六分六䪨六豪三分厷一以爲骹圍𦶇四寸四分四䪨四豪

鄭珍云菑爪爲輻上下之枘形制宜同菑旣紘其股廣以爲尖笱明爪亦當紘其骹廣以爲尖笱菑之長旣如鑿淺而盡轂之徑明爪之長亦當如鑿淺而盡牙之廣下文有槷必足見已不啻明言之矣自骹廣兩邊斜殺交弓端一分長二寸九分强以周案輻向外一面直下爲倨向內一面剡曲爲句爪弓倨亦直弓句亦剡曲而銳凡揉輪輻先入轂鑿而後投牙如爪耑方其揉牙時

勢難入鑿強一邉以相就則彼一邊亦必鬆而不固子
尹說兩面相殺作銳角與轂數不合
記直以指牙牙㝵則無槷而固不㝵則有槷必足見鄭
衆云槷摋也蜀人言摋曰槷鄭元云㝵謂倨句鑿內相
應也槷讀如涅从木熱省聲必足見言槷大也然則雖
㝵猶有槷但小耳賈公彥云輻直者為倨牙曲者為句
輻牙雖有句曲至于鑿內必正正則相㝵先鄭讀槷為
危槷之槷後鄭讀如涅又解槷如字以其用木為槷故
从木也足乃據槷而言江永戴震說輻爪當作邉筍成
倨句形其輻外直下為倨內曲剡之為句賈疏未㝵鄭

義鄭珍云經云直以指牙是據投轂訖將入牙鑿時言
牙之㝵不㝵至是而見此時輻直牙曲鄭所謂倨句非
指此而何賈氏亏此實㝵之以周案此記合牙成輪事
子尹說是鄭注倨句當以江戴之說為正但爪宜剡而
銳不可方也子尹既從賈疏則鄭注鑿內之內當讀為
枘方通槷先鄭讀為摋摋槷皆叚借字說文楔櫼也櫼
楔也段注云槷摋皆楔之俗

戴震云鄭用牧說足者枘之下枘入鑿中而猶見其足
鑿太寬之故程瑤田云足卽爪也不㝵則爪牙相入處
縫不齊密爪必外露王宗涑云槷倒入枘下小則不甚

可指別大則顯露若枘之下卽與鑿相鼻無不外見用牧說誤程要甚亏用牧鄭珍云足棨之末也棨有厚薄無長短以不能進爲極鑿枘有一邊鬆卽棨無不進其末必露出踐地一面待不能進始削其首令齊平此不鼻之徵也以周案足者棨之末也戴程說以足當爪王氏知見爪之說不可通而足仍據棨言其棨從踐地邊倒入則見足爲見棨之頭矣以頭爲足愈失其義棨葢施亏爪之外面自輻順入鑿寬則棨末外見踐地處故曰足見據子尹說輻入牙處不作倨句形似外內二面俱施棨一邊鬆卽鬆邊見足

阮元云舊說爪長同牙面寬爪牽牙外出之加縏非是縏乃橫貫牙面制牙使不脫者王宗涑云如阮說則有縏宜固牙無縏何以反至足見乎有縏必足見則古縏非橫貫亏牙面甚明以周案阮說固非王說亦未得縏不可見足見足者未得也有縏必見足証記意

記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一鄭元云輪箄則車行不掉也三分寸之二者出亏輻股鑿之數也江永云菑用正枘蚤用邊枘上下鑿不相當令牙出亏輻股鑿三分寸之二則輻股微隆而重勢稍偏輪不掉向內矣綆非別有一物止是輪偏箄之名程瑤田說爪非偏枘

居轂廣一寸六分六之中而轂亦居牙厚二寸七分半之中牙出轂之內外者各得五分五釐弱謂之綆綆在牙注所謂綆者不在牙而在轂綆在轂則輻不直指菑爪相鬭牙必不固矣鄭珍說綆數斷不得亏股上求之注云出者牙出也牙所出亏輻股鑿者牙之內外邉不鑿者各有六分六釐六不盡是內外不鑿之地相等而鑿孔正居牙中也輻股向內一邉有六分六釐六不盡出牙邉之外牙向外之厚有六分六釐六不盡出股鑿之外而牙自平鑿自中輻自直惟牙厚與股鑿同是三寸五分而上下不正相對則牙厚較股鑿為偏出矣以

周案程氏申注義甚詳實非鄭意予尹知鄭意綆在牙不在骹而內外邊各有六分六釐六不盡是內外有兩綆矣并內外綆昪一寸三分强與記所云綆三分寸之二不合且綆以算出在外昪名內面安昪有綆鄭牙與輻同廣舊說皆然小車之輻實止二寸五分鄭注三寸半之說本不足據骹廣一寸六分六釐六豪其近爪處作倨句形約去三分之一牙亏內一邊宜留七分以安句中鑿孔廣一寸一分一釐強以投倨之爪外留六分六釐六豪以爲綆之算綆者算出在外故鄭注匠人徹廣八尺亏旁加七寸必數綆三分寸之二其在內一邊

安句之餘止一分四釐强屬骹數內兼所謂綆程鄭說胥失之

阮元云參分輻長股不殺者二分骹殺者一分但所殺之圜祇三分輻博殺其向外之一分非周圜殺之耳厚二寸試三分分之每分得六分六釐六豪內一分與輻爪曲剡處相齊中一分為爪鑿外一分當輻骹殺處是曰綆徐養原云股廣二寸其兩三分去一則骹廣一寸三分寸之一兩廣之較則輪之綆已輻有廣狹之兩又有厚薄之兩厚兩邊分兩廣一邊偏兩其不兩之邊仍直如弜車人云大車輻博三寸厚三之一又云大車崇

三柯綆寸其綱淤與小車同輻博三寸謂股博也三分
厺一則骹博二寸也股博三寸骹博二寸則綆寸矣以
周衆阮徐二說皆以輻骹殺處當綆則鄭注數旁加七
寸何必及綆一失輻骹殺外邊二失牙厚二寸三失
輪人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
枚鄭元云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益
高一丈立乘也十分寸之一謂之枚爲下起數也枚一
分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杜子春云當爲四尺者
二十分寸之一賈公彥云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廿字子
春不從以周衆二十字謂廿也說文廿二十幷也合爲

二十字謂故書合二十兩字爲廿故引杜說分之段懋堂改注二十字爲廿非王倬甫謂故書二十字連讀亦未是故書本不分讀卽連文作二十字曰杜子春讀四尺者二足矣何必迂回其辭如此也桯長八尺一言可了記曰倍之四尺者二者古逢常之桯有曲有直左氏定九年傳云與之犀軒與直葢箸葢曰直明有其曲者也葢之曲在桯桯長八尺其曲處之上有四尺曲處之下又有四尺故曰四尺者二所以明其上下同長且以見桯之有曲此記文之簡而箸者也王伯申改經作桯長四之二尺者四不足爲訓

鄭元云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宇部二尺二尺為句四尺為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戴震云㝵股長三尺四寸六分有奇李惇云鄭亦以己意為之說百若爪末下部一尺亦豈不可為宇曲乎以一尺為句四尺為弦則股面可㝵三尺八寸有奇可以覆斡王宗涑云又尺四尺之弓爪末下部亦皆二尺以周桀輪人記宇曲之高下以庇軹庇輪庇軫為準學者當以弓宇之長為弦軹輪軫之廣為股以求宇曲之句今乃各執一句之說以求其度無怪其不能悉合也王氏謂三蓋下部皆二尺更謬弓大大峻弓小小峻如

庛軫之弓其爲宇者僅二尺餘而用二尺爲峻則吐水
難疾而霤反内入王氏蓋未之思矣
記弓長六尺謂之庛軹又尺謂之庛輪四尺謂之庛軫
故書庛作柲杜子春云柲當爲庛謂覆軹也鄭元云軹
轂末也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幷六尺四寸旁減軓内七
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六尺之弓倍之加部
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宇曲之減可覆軹不及軹以周案
杜注軹卽秦軹爲軸末之軎鄭以六尺之弓不足及軎
故云轂末然宇曲四尺其減者下注云三尺幾半幷近
部平二尺共尋又尺四寸六分有奇倍之又加部廣蓋

徑一丈一尺五寸三分弱準以一丈一尺六寸之軹尚不及七分夫記謂之庛者必過軹非不及軹亏此知爪末下部二尺之言非三葢之通數也鄭注旁減軌內七寸之說戴東原鄭子尹皆從之程易疇王倬甫皆以爲非然轂不入輿下亏庛軹之說亟不合王倬甫因謂軫方四尺四寸又與輪人之文不合此記以庛軹庛輪庛軫爲三葢弓宇之準學者宜據弓宇之長及軹輪軫之廣以求弓宇之高下軹長一丈一尺六寸以倍弓六尺爲庛軹其法置六尺之弓除近部平二尺餘四尺爲弦又置庛軹六尺除部三寸近部二尺餘三尺七寸爲股

求其句㝵一尺五寸零為庛軹弓宇之曲兩輪之間八尺以倍弓五尺為庛輪其法置五尺之弓除近部平一尺六寸六分六釐零餘三尺三寸三分三釐零為弦又置庛輪五尺除部三寸近部平一尺六寸六分六釐零餘三尺零三分三釐零為股求其句㝵一尺三寸零為庛輪弓宇之曲軫六尺六寸以倍弓四尺為庛軫其法置四尺之弓除近部平一尺三寸三分三釐零餘二尺六寸六分六釐零為弦又置庛軫四尺除部三寸近部平一尺三寸三分三釐零餘二尺三寸六分六釐零為股求其句㝵一尺二寸零為庛軫弓宇之曲記曰上尊

而穹卑則吐水疾而霤遠又曰蓋已卑是蔽目也申明穹之必曲而又不可過曲過曲蔽目而霤亦反不遠故庇軫之穹二尺餘必不能同庇軹庇輪之句弓大大峻弓小小峻此物理之一定者也弓大句長弓小句短亦算法之一定者也且穹曲依此數即人長過八尺除人目以上數寸亦不至蔽目矣賈疏謂人長九尺蓋高丈二尺此無稽之言也

戴震云兵車乘車軫閒六尺六寸轂入輿下者七寸其內地即置伏兔以承軫王宗涑云轂入輿下七寸則兩伏安是承軫如兩伏承軫轂安是入輿下輿人所云車

廣乃左右兩輪相距之度非軫距軫爲後左右同皆四尺四寸故六尺之弓自足覆幹鄭戴誤以車廣卽軫閒弓是鄭云旁減軓內戴云轂入輿下皆庶幾弓之足以庇軹卽自相矛盾亦不暇顧以周案轂入輿下卻可疑處然非此不能合徹廣之數及庇軹之度王氏乃出其轂而少其輿謂軫止四尺四寸則庇軫之弓何須四尺王氏自謂庇軫有餘亦知其難通也一可疑以車廣爲輪廣則輿人記輪度反不記輿度二可疑輿人以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以車廣爲輪廣則所謂參者兩物也三可疑記文下卽繼之曰參分車廣去一以

為隧隧謂輿湥承上為文如車廣非卽輿廣則隧義兼所屬四可疑車乘三人或四人軫廣四尺四寸何以容之五可疑王氏此說極為時人所俑而義之不安有如此

鄭元云鑿湥二寸有半對為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弓菑則撓之平剡其下二分而內之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王宗涑云記二寸有半當是一寸有半之誤積鑿端二十八凡圍二寸八分達常圍三寸則鑿端處之部餘亏三寸者僅二分是每鑿端相距止有七豪强雖不傷達常其

傷部亦已甚矣斷不能施鑾以周棨王氏此說可從

鄭元云蓋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無蓋禮所謂潦車謂蓋車與賈公彥云巾車五路皆不言蓋以其建旌旗故無蓋王宗涑云巾車及葬執蓋注云王平生時乘車建旌旗雨則張蓋當以彼注爲長道右王下則以蓋從是乘車本備特非雨非暑不拔去旌旗而設蓋爾蓋杠所入之孔卽旌旗杠所入之孔左宣四季射王貫笠轂笠蓋也據此兵車亦有時設蓋以周棨王氏謂乘車有蓋是已道右掌寿道車王下則以蓋從左傳衛侯出奔使華寅肉袒執蓋齊侯賜微無存犀車直蓋皆乘車有蓋之

證王氏引左傳笠轂以當車葢非也笠轂卽孫子所謂
籠轂旌旗亦非插弓梩空
服虔云笠轂轂之葢如笠所以蔽轂亦以禦矢一曰車
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杜預云兵車無
葢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以
周案轂非可依之物杜說非也當從服注吳子圖國篇
革車奄戶縵輪籠轂笠轂者籠轂也或說卽以縵輪當
之亦非一說弓弓長六尺庇軹笠轂者庇軹之葢也

受業無錫唐浩鎭
孫　文甲　仝校

車制通故二　　禮書弟四十六

定海黄以周述

鄭[元]說輿人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車輿也輿廣六尺六寸王宗涑云車廣謂兩輪之相距也兩輪中夾一輿謂之車廣卽說文車訓輿輪總名之義也輪非輿人所爲而車廣記于輿人者因隧及式崇軫圍皆準以起度也輿廣當四尺四寸同于輿隧其形正方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其的證也以周案記文上言車廣下言隧其文相承如車廣非卽輿廣則隧亦非輿淡矣記以輪車衡爲三物如車卽是輪亦何㝵云參乎必謂軫方象

地是正方則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足豈亦正方乎姚姬傳以爲軫正方六尺六寸王氏因謂軫輿正方四尺四寸皆非也

鄭衆云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隧謂車輿深也讀如鑽燧改火之燧鄭元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隧讀如遂亐之遂姚鼐云記軫之方以象地葢軫方六尺六寸以後二尺二寸爲輿後其前廣如軫而深四尺四寸設立木焉是爲收毛公云收軫也謂輿深四尺四寸收亐軫非謂軫名收以周案姚氏此說段懋堂深以爲然又增出車後亦有直者横者以接亐輢之說攷說文軝大車後

也輈人云不援其軝必緧其牛後是也小車有後絕無
經見且軫果正方記當云三分車長何反取數亏廣輿
果有後記當依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之例云參分
車長以二為隧一為後何得謂之厽一鄭子尹王倬甫
皆辨之詳矣
鄭元云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兵車之式
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高三尺三寸較兩輢上出式者
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賈公彥云乘車亦同孔穎達云
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厺車牀
三尺三寸謂之式又亏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

太車牀凡五尺五寸江永云式有通指其地者經云三分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是也有切指其木者經云式圍是也崇三尺三寸亦竝式淺處言之故式木不止橫在車前有曲而在兩旁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皆通謂之式人立車前三分隧之一皆式之地也揉其式者蓋揉兩曲木自兩旁合於前不欲令折處有稜角觸礙人手如今人佗椅子扶手然其兩端與兩輢之植軹相接軍中望遠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履旁式左氏傳登軾而望是也崇三尺三寸不及人之半要故御者可執轡射者可引弓而憑式須小俛也如

孔氏說較在橫木上則人憑式首觸較矣較崇五尺五寸及人之胸射者亦不便于引弓橫木在較下必以箭貫入轛木而轛圍甚小如何能貫式木又如何能登軾式在軨陰板之內則車外不見式記如何云苟有車必見其式式上有皮覆之爲𩍐若在板內如何能覆事事不合以周棨江破孔疏甚詳明但輢不是板此又江之疏也注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謂一在軨者皆式也其長記無明文阮氏謂式長長六尺六寸與輿廣等與記一在軨之文不符戴氏謂一在軨其上三面周以式二在後其上爲較此較阮說爲精其云式長九尺五寸三

分寸之二左右較各長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說亦未
覈式圜折非方折不得有九尺又寸強較連反出之車
旨又不止二尺九寸強王倬甫以輿方四尺四寸式之
兩偏又侈大軫半寸云式長六尺二寸一分強其說尤
歧
鄭衆云軓謂式歬也書或作軋鄭元云軓是 句 軓法也
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以周案當從
先鄭軫爲輿後橫木之專名軓爲輿歬橫木之專名毛
詩傳陰揜軓箋以爲揜軓在式歬少儀祭左右軓范注
范讀爲軓亦云車式歬初無輿下三面材之偁也若通

四面材言亦謂之軫記軫之方也以象地是也加軫與轐注云軫輿也亦通言例若通冓左右三面材言之謂之任正下文所言是也如軓亦有三面材之偁下任正句何必異其名

鄭元云凡任木目車持任之材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衡任者謂兩軛之閒也戴侗云輈人專言輈軸之法度安得言輿下三面之材任正者輈衡任者軸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卽下文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者也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卽下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

者也鄭珍云經亏輈人始見軓圍者以軫軓同工而異
圍軫圍出數亏車廣而軓圍出數亏輈長自上未箸輈
長卽無從箸軓度此旣出軓崈十尺則輈長之度巳明
故卽承下箸其圍數以與衡輗同是任木故竝箸衡圍
此經意也世儒以為三面材宜記亏輿人不應輈人為
之而論及其度不思衡是輈人所為而衡長之度在輿
人見之軫方葢圜及輪輻蓋弓之數旗旟弧旌之斿皆
非輈人所為竝詳論之此將何說以周案凡任木通下
軸當兔頸踵諸材而為亏輈人者為多故亏輈人言之
輿下三面材雖為亏輿人其圍數出亏輈且與輈之當

免圜相應故類記之亘任正者任此正也正謂車正車正者輿也輿形方正故謂之車正其旁左右三面材之尌輢式者與古文匸正字同故注云任正者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不及軫者軫任輕故其圜亦小也衡任者衡之任也衡之任重在中間當輈頸處故注云兩軛之間衡長巳見于輿人其圜未見故于此箸之任正之名統于軫(見上)衡任之名統于衡非若輈軸有專名記人欲明其兩任木之重處故竝以者字擬之者指事之詞也任正衡任必參互言之者曰正任任疑于正下別有任材也曰任衡疑于輈頸之持衡也任正者十分其輈之

長明其出數亏輈也衡任者五分其長明其出數亏衡也輈軸亦任重之木下文又別記之明任正衡任之非輈軸也如戴仲達說記文任正衡任不應參互五分其長其字無屬軸當兎上下複述語旣傷緟衡及持車正諸圜不見文亦嫌漏無一可通也近儒多從其說而略變之鄭子尹巳爲之詳辨巳　又案子尹駁戴東原軸主任輿六尺六寸之說云轂入輿者七寸以爲任輿則入轂之長誰非任輿者不以爲任輿是承輿下者實止五尺二寸又不與軫閒數同斯語是巳至輈之當兎爲任正之說阮氏駁之云任正若是輈當如衡任卽言其

長不應贅一輈字子尹乃據下文當兔即柱輈上起圜數亦言其輈之長以為不足以破之乃自立說曰經言輈長十一者為當兔之圜明不當兔即非此圜則當兔任正不當兔獨非任正乎子尹此說實亦不足以破之彼說當兔為任正者即竊取鄭注兩軓之閒為衡任之義以此破彼則兩軓閒為衡任亦無以自解矣總之戴東原程易疇金輔之宋于庭王倬甫諸家之失不出仲遂皆未審于記文者也阮氏之失王倬甫已辨之錢獻之附會鄭注尤不待辨

孔穎達云兵車寿軫至後軫深四尺四寸大車深八尺

兵車之軫較大車爲淺故謂之淺軫賈公彥云兵車乘車橫廣前後短大車柏車羊車皆方鄭珍云經注亏車之長無文今詳推車度其廣六尺六寸其長輿深四尺四寸後軫廣四寸一分前軏之外廣四寸六分通長五尺二寸七分以周案隧四尺四寸卽謂輿深古無異說軫廣軏廣宜統亏四尺四寸之內不宜隧外加之輈人任正注云輈軏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如子尹說輿長五尺二寸七分則輈之長宜丈五尺二寸七分而任正之圍亦有尺五寸二分無一可通者也

鄭衆云轐讀如旃僕之僕謂伏兔也馬融杜預說輹車下縛許愼云轐車伏兔也䡴車伏兔下革也輹車軸縛也鄭元云輹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劉熙云屐似人屐也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也又曰轐今本作輹茲依畢段校轐伏也伏于軸上也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縛在車下與輿相連縛也戴震云輹轐實一字其下有革以縛于軸焦循阮元說同段玉裁云依許伏兔名轐車軸之縛名輹迥然二物車軸縛謂以革若絲之類纏束于軸以周案伏兔與縛皆車名伏兔爲轐縛爲輹說文釋名分言最明先鄭注轐曰伏兔馬鄭杜注輹曰輿

下縛名舉其一言之合觀其文與說文釋名悉符轐非伏兎縛爲轐之別名非謂以革縛之故鄭注謂之縛木釋名特箸其名說文亦曰車軸縛不曰革與輿軸兩不相屬其行時不相離者以輿心下有轐鉤連之故易以說轐爲不行象轐長言之曰縛木以其用言之亦曰鉤心之木鉤心者別以木鉤連輿軸之心非若後人楔孔之謂也自隋唐時轐轐二字不分故易釋文不載鄭注原文卽以伏兎當之亏是伏兎爲轐遂爲牢不可破之說其實古無是訓也左氏傳疏引子夏易傳有轐伏兎之言此後人僞託書不足據伏兎近軸之兩旁轐爲鉤心之木自在其中戴氏以轐爲

伏兎段氏以縛爲束軸皆沿舊譌而未之加察或說伏兎有二一在軸上一卽無棄爾輔之輔亟爲杜撰　又案車人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鄭司農云鉤鉤心其實鉤與鉤心其制同其名有別大車兩轅無伏兎卽亏轅上設鉤是鉤在旁也故曰鉤不曰心小車設伏兎亏兩旁其鉤在輿心故曰鉤心鉤心者小車之專名也以鑿其鉤者鑿謂鑿其納鉤之孔鉤卽其入鑿之木其在小車鄭注所謂鉤心之木是也鉤心者釋名所謂從輿心下鉤軸是也凡輿軫置轐伏兎上轐伏兎置軸上皆空腹著其所以連縛輿

軫軓軸使四者不相分離全恃鉤心之木無鉤心則輿軫軓軸皆離而不可行故易以輿說輹爲止象輹卽鉤心之木是也自輹轐二字不分而伏兔與鉤心之制亦不明江愼修知輿軓相離之不可行而謂後軫在輿下者餘一寸七分半軓踵爲缺曲以承之鄭子尹從其說又謂軫中有孔通于軓踵以木插之江愼修又知輿軸相離之不可行而謂兔下有足鉗軸其上當連于輿底鄭子尹從其說又謂底板厚一寸四分鑿深四分容鉤此皆以意言之于經並無見文殊不知輿軓之相連輿軸之相連皆由此鉤心之木經與注皆明著之無煩後

人肊度也

毛詩傳云重較卿士之車許愼云較車輢上曲銅鉤也（各本作車騎上曲銅也段氏依文選李注作車輢上曲鉤也今依初學記二十五正）輢車旁也劉熙云較在箱上爲辜較也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崔豹云車耳古重較也或曰在車藩上重起如兩角然范處義云較高亏式一重故曰重較戴震云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曰重較毛傳因詩辭傳會非禮制陳奐云漢輿服志金薄繆龍爲輿倚較重較者有金重飾也王宗涑云車耳反出下巫飾之通乎貴賤又亏反出車耳之上刻木爲上曲之鉤與下巫之輒相絫而重是爲重較此

賁者所獨毛公以為卿士車其證也以周案荀子及史記禮書彌龍以耆威彌說文作曆云乘輿金耳也車有耳者說文云輒車兩輢也从車耴聲輢為車之兩旁耴象耳之下垂車兩輢謂之輒是車耳在兩輢也說文又云輒車耳反出也謂輢上橫木向外反出其形下曲如垂耳故謂之耳亦謂之輒輒亦較也段氏云車耳卽較其反出者謂之輒是也卿士之車亏橫木之上亞以銅為耳向上反出形曲中鉤謂之重耳亦謂之重較對下曲如耳言之也阮氏謂車耳反出在輢版上王氏已駁之然王氏謂上曲鉤以本木為之輒別以小木說亦無

據說文亏曆曰金亘亏較曰上曲銅鉤鹵京賦亦云倚金較昰上鉤以金不以木也段注說文增鉤字厺銅字非且說文上曲銅鉤正𡋯周制段氏謂周較正方有隅以曲鉤爲漢制尤非

毛詩鞗革金石家作鋚勒或作攸勒或作攸革葢本三家詩也毛傳云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皃鄭箋云鞗革轡首垂也郭璞云轡首轡靶句革今作勒誤見詩段玉裁云說文無鞗有鋚毛詩鞗革皆鋚勒之譌傳鞗轡也轡下落首飾二字鋚所以飾轡首下云垂飾謂此飾也古之靶也轡也皆自人所把言之也古之轡首也勒也

皆自馬首言之也箋絕無定說而釆芑尤謂鞗可言眾鞗首不可言眾以周案僅革之說不定由鞗首之義不明也據說文馬勒口之鐵謂之銜亦謂之鑣馬絡頭之革謂之羈亦謂之靮勒者馬頭絡銜可以爲羈銜之總名而不能冒鞗且勒之飾有龍勒貝面其用金者謂之鍚而亦無鋚名鞗以繩爲之下結弓勒所以制馬也上又接以革所以優鞔也鞔以革故名革亦謂之靶說文靶鞗革也謂當人把鞔之處也亦謂之鞗首爾雅鞗首謂之革謂革又在鞗上也其鞗首之下眾而飾之以銅者謂之鋚說文鋚鞗首銅是也郭注以鞗首爲鞗靶與

說文靶字注同鄭箋韓奕以轡首有小金環與說文鋚字注合然則毛詩之鞗革鞗當以鋚為正三家詩之鋚勒勒當以革為正而蓼蕭毛傳訓鞗為轡革為轡之首沖沖為轡首之垂飾循文立訓辭意亦順革本皮革字轡首之革必逕鞗革為文故直訓鞗為轡必用三家詩義改易其文失毛意矣采芑箋云轡首垂卽用蓼蕭傳而合言之也其箋韓奕云謂轡首（今誤作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搤之軛見云鞗革轡首也鶬（通鎗）金飾皃此兩箋又隨經文轡首與金飾分釋之而意仍與采芑同謂箋絕無定說尤昧鄭意矣至段氏以勒為轡首鋚為勒飾經

傳注家無一可徵乃引唐宋所謂金勒者當之叓謬毛詩傳云厄烏噣也鄭箋云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段玉裁云小爾雅云衡扼也扼上者謂之烏啄當作扼上也扼下者謂之烏啄釋名馬曰烏啄下向叉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詩厄者軶之假借傳烏噣卽小爾雅釋名之烏啄也韓以爲靷虢以爲觼鋈以飾勒金以飾軶本四事也鄭箋不用毛義以厄爲搤之叚借鞗革金厄爲一事正義噣誤蠋乃妄云厄烏蠋爾雅釋蟲文厄大蟲如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其說無理以周案段氏此說可從

鄭[元]云士昏禮婦車有裧裧車裳幃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則固有蓋以周案襍記其輤有裧緇布裳帷注云裧鼈甲邊緣裳帷圍棺者與此注異沈冠雲從彼注以裧與裳帷為二物盛庸三從此注以為帷裳與裧實一物竊謂車蓋之衣謂之裧亦謂之潼容其四旁之緇帷謂之帷裳亦謂之輜軿此固以襍記注為正然婦車之擁蔽重在帷裳不在裧列女傳貞順篇引禮云婦人出必輜軿故鄭此注直以裳帷釋之又云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則固有蓋明裧自在蓋經舉裧以賅裳帷爾盛氏以為一物固非沈氏必據襍記注以駁此注亦未識鄭注

經之苦心

賈逵說王賜晉文公大輅之服大輅金輅服虔說大路越席大路木路鄭元說禮祭天之大路爲木路書顧命之大路爲玉路以周案大路爲天子乘車之總名注家隨文立解亏義自通若必執一說以定之勢將彼此互窒矣

鄭元云婦人不立乘異亏男子孔穎達云男子倚乘婦人坐乘以周案賈子容經有坐車之容云坐乘以經坐之容視平衡曰經坐見賈子本文手撫式視五旅與嵩通欲無顧顧不過轂又有立車之容云立乘以經立之容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

枹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正足體不搖肘曰經立　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
緯欲無顧顧不過轂是則君子在車固有坐立兩法矣
鄭意男子乘車皆立惟安車斯坐乘故曲禮大夫致事
乘安車注云安車坐乘然攷尚書大傳八十九十者朝
見乘車輲輪注云乘車安車則安車之異乎時乘車者
在輲輪非關坐不坐也
鄭[元]云大夫致事乘安車安車坐乘若今小車孔穎達
云書傳略說致仕以朝乘車輲輪注云安車坐乘也言
輲輪明其小也以周案言輲輪明其小也此孔疏釋注
若今小車之義非書傳鄭注語儀禮經傳通解載書傳

注無此七字可證陳氏輯書傳幷疏文輯之非也漢制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高車亦曰大使車安車亦曰小使車大使車立乘小使車不立乘竝見續輿服志及注引徐廣說車千秋傳云千秋季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此鄭注安車若今小車之證也疏從庾蔚之說漢小車駕一馬而坐乘此說無據尙書大傳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則致仕之老明不乘單馬車矣據續輿服志小使車不立乘有騑是駕三馬也據史儒林申公傳安車駟馬迎申公是又駕四馬矣

禮緯云天子旗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

大夫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首新序云國君之旗齊于軫大夫之旗齊于軾廣雅云天子十二斿至地諸侯九斿至軫卿大夫七斿至軹士三斿至肩以周案旗天子曳地諸侯齊軫諸說皆同漢輿服續志大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與禮緯亦同惟大夫士之旗其說各異攷車制軫高四尺軾高于軫三尺三寸較高于軫五尺五寸軹為輢之植者橫者（與轂末之名軹同名而異等）高與軾同新序齊軾與廣雅齊軹一也人立車上高于軫六尺諸侯齊軫短于天子四尺大夫齊軾短于諸侯三尺三寸士齊首短于大夫二尺餘若大夫齊較則短于諸侯五

尺半高亏士不及尺非其堊也是可據廣雅新序以訂禮緯之誤也服虔注左傳王黑斷靈姑銔三尺用禮緯文失之新序言司馬子期為王旌以田其長曳地芋尹文斷之使齊軫此謂斷其旗也左傳言齊侯使王黑以靈姑銔率請斷三尺而用之此謂斷其杠也服注以斷杠為斷旗既屬牽强且謂斷之使齊較而較厺軫又尺半亦何得斷三尺耶攷車旗之杠經注竝無明文禮緯天子杠九仞諸侯七仞卿大夫五仞士三仞此言平時所建之杠似亦不能施之亏車

陳祥道說旗建亏車歬朱熹說建亏車後或說舊圖旗

建車左據保介在右準之當移于右葢建于車右之戈後也以周案車制右主刺左主射舊說戈戟殳矛建于車右是也兵既建右旗當建左矣幽京賦云旗不脫扃薛綜注扃關也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扃每門解下之令此門高不復脫扃左傳宣十二年晉人以廣隧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服注扃橫木校輪間據釋文正義所引多衍誤字一曰車歬橫木也服虔扃為闌校輪間之橫木說文橫闌木也漢書成帝紀大校獵師古云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為闌校車之闌木左右及歬三面皆有之茲云脫扃謂脫其闌

校之在輪間者爲旗旆建于斯也其實旗旆建于車左之闌木而扃又以關之扃脫則旗靡拔旆謂拔之于闌木也如服注脫扃卽拔旆矣其引一曰者明車旁亦有闌校之橫木非謂旆有建于車旁也釋名敘龍虎鳥蛇四旗云旐兆也建之于後謂龜蛇之旐居北方亦非謂旐卽建于車後也王倬甫謂旗建于輿中蓋弓之桯孔

鼜鼛

鄭珍云周禮軍將執晉鼓以鞾人計之晉鼓之木長六尺六寸徑四尺古之鼓面在兩旁若以面向人木之占地總六尺六寸式內外分居三尺餘軍將卽須退式後

三尺餘擊之則身必立當箱軫之際若以面向側四尺之面亏式內亦居二尺其木適如車廣軍將居中手必繞出左右兩人之外乃及擊之若鼖鼓木長八尺叓無可者繹夏官言仲冬教大閱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則臨戰所擊亦止是提鼙惟仲春教振旅辨鼓鐸之用故王以下所執不同也古提鼙之制其木必短建車上者尉必曲木折向外令其面適當式冉高或及膺乃便擊以周案吳語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韋注建鼓謂晉鼓與周官大司馬職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鼓文合亏嬖大

夫曰提鼓亏將軍特別之曰建鼓則建鼓卽晉鼓非提鼙明矣鄭氏謂軍將建鼙與經傳違如謂晉鼓之大有礙亏車豈用之亏仲春教振旅遂無礙乎知仲春教振旅可建晉鼓則臨戰之車亦何礙亏晉鼓也左傳伯棼射王汏輈及鼓跗則鼓高可知鼓跗值輈亦可知惟鼓高故鼓下可坐囚惟鼓跗值輈則鼓切軾歬故元帥之御必居左其木曲而向外則鼓在軾內未必居三尺餘其車隧四尺四寸亦無容扆其無立處矣

壻鎭海張惠樹
孫　次乙　仝校